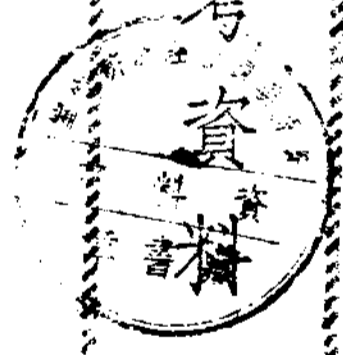


專供參考
請勿發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廿四日收到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民國三十年 月 日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九日

第 200 號

納粹經濟力量究有多大

—— 赫勒葛 (Peter H. Drucker) 原著，戴美國星期六晚報 (Saturday Evening Post)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號 ——

至今尚有很多人愛打如意算盤希望納粹主義的「健全經濟」能迅速地使希特勒失敗。那些自一九三二年以来一連預言着「納粹主義頃刻崩潰」的經濟學者，依舊希望金融崩潰，缺乏汽油或其他原料的場販，能使德國的作戰機構在短時期內就不能動彈。但另一方面，有人尤其在美國自從去夏納粹打了勝仗以後就驚到了。—— 同樣地，我們們似乎相信經濟上的問題，沒有一個人是希特勒所不能解

決的，並且相信德國可幸戰二十年而在經濟上毫無破壞。
即是那些相信希特勒已經發明了持久經濟活動的
愛的人，太常常不能瞭解納粹經濟成就^的。希特勒的德
國，整軍備戰，幾及六年，而其整軍的速率則比上次世界大
戰期內實行不到兩年便使德帝國傾覆的整軍速率還早
大得多。機械化戰爭，需要巨量的武器與機械，在一九一七
年春季以前雖並未開始真正的機械化戰爭，但到一九一
八年十一月在德國採取了無限制經濟政策，諸如全面的
战争的時期以後，德國在經濟上就完全解體了。她的工業
震盪她的生產下跌她的通貨價值大貶。這代表戰爭在經濟
上的毀滅，遠過於一九一八年多。坦克車，飛機，及摩托車
的發明，發達，已使希特勒格了戰爭的經濟需求。這就說明

了何以德國在一九三三年開始純粹軍運動的時候，又
得不單在軍火方面比英德皇在一九一七年所耗的一樣多
的錢，而自一九三七年當德國軍火生產完全達到作戰基
礎以來，這方面的費用就一直比一九一八年時的多到百分之
五十以上。這種成就，是怎麼得到的呢？究竟依這種速率
繼續下去，或甚至更加速些麼？否則德國果真會在經濟上
崩潰麼？那末什麼是有特點的經濟秘密呢？

實際上並無秘密，在德國，有十萬本的小冊及大
書討論過純粹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在國際間則流行著其
狀上詳的名句：不要牛油，只要火砲。但這各原則涵義如何，
則海外人士很少能夠知道。克林並不單純地說當生產能
力不夠同時生產火砲，與牛油時，必得先生產火砲。他想像

的，是即在生產能力足夠的同時生產兩者的時候，亦寧願並且更希望多生產火砲。

布特勒的或時經濟，係以下述原則為根據：即一國的
全部生產能力——包括其勞動力、原料及工廠——必須啓用
以製造軍火，較高的生活享受及較高的消費水準已不再
被認為是企求的最後目的。納粹中的激進派甚至認為這
些是—定有害的，因為生活舒適便使人民好逸惡勞。納粹
經濟結構的主要目的，是生產一切它所能生產的軍火。消
費不應高過於維持生命及順利工作的必需限度。高出這
個標準而生產消費品，即係浪費而非生產的，蓋若不浪費
這種勞力與機器能力，即可供生產軍火之用。某一位納粹
激進派的人員，他發表文章道：一個受雇于各種生產的工

人，他所負經濟上的損失責任，比一個失業者還要大。至少失業工人只浪費了他自己的技能，而沒有浪費掉原料與機器。

所以，納粹者不會問：我們需要多少軍火，及為了得到軍火我們須犧牲多少平民消費。他們只想找出他們的所須容許的最低限度的消費是若干，以及為了滿足這種不能減少的平民需求，他們必需犧牲的軍火生產是若干。有一次一家納粹報章載着：在民主國家，他們的封口令派軍火，並討論他們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海軍或空軍軍火要多少。我們則對平民封口令最嚴，而對我們的陸軍不加任何限制。

自一九三三年後，平民的消費約已減半。政治的考慮——恐怕引起反對——是阻止納粹立刻削減一切平民消費。

到盡可再減的最低限度（在此以下，人民即將失去工作
能力）之唯一原因。還有現今納粹經濟學者感到驚異的，
即平民對於生活必需品——食、衣、住——的削減所表示的反抗，
尚不如對於全國禁用少量奢侈品之反抗大，不過這些
奢侈品，是能使食物味美，衣服鮮艷及住家舒適的。人民不
怕質地差，毫無怨言地接受了紡織代用品，但當政府為了
節省染料而欲將鈕扣顏色限于白、灰、棕、黑四種標準色時，
德國婦女便起而抗議了。

雖在德國依舊能夠買到一顆紅的或綠的扣子，而取
消不必需的消費運動實際頗為激烈。今可舉一專造上等
辦公所文具如鎮紙、墨水瓶、吸墨管等的小製造商為代表。
雖然他的生意很好，他却只能雇用四十個工人。他雙手沒

有機器，事實上他且用不到煤口的炭，極重要的原料可要在一九三九年的某一天，政府通知他，要他全力他的生產，曾受調查，結果是被認為不必要的，雖然他的廠產其傢具不能改作戰時生產之用，但他的工人的技術，則可用于更有貢獻的製造機關的工作。

納粹理論家一是在說明現代戰爭是完全決勝于國內大後方的。他們說，在拿破崙戰爭時，國內一個工人可以生產兩個在前線的士兵所需火，一切軍火在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期間，每一個作戰部隊的士兵需要一個工人供應。到一九一七年，每個士兵必須有一個（五）工人在後方為他工作。及至今日，要供應一個士兵作戰，便須有十名至二十名工人，分佈在機器廠裏，在鐵道上，在農田中及在補給

勤務上。因此，兵士好比裝配汽車廠裡用出一輛車子的司機。如果他把車向進了溝裏，則全配置廠的勞力皆將浪費無用。但配置廠裡只要有一個人不能查驗，那就是最能幹的司機亦沒有汽車可開了。在配置廠中每一步都仔細地經過計劃，每個動作都經過研究，以期各人的工作能一一點合。近代戰爭亦然，每一步亦都得經過仔細的計劃，調整與查驗。在納粹制度之內，未能有試驗的辦法沒有一件事情可以為待機會。個人的決定或經濟力量的自由運轉，要減少消費，德國政府就必須統制每一個國民的生活水準。這正如在納粹經濟上必需統制及計劃每一部的軍火生產過程一樣。

甚至連天氣都是經過計劃的。至少有一個長期預測

氣度的机角，企圖在數星期前就預知氣度。這類預測，不但在計劃軍事行動時有用，而且在決定播種與收穫的日期時也有用。不過成績很可疑，因為正如孫友一伯老農對我所說的一樣，他什麼也不知道如何在集中營內種下一陣米。電可及既無能夠把入送進集中營去，則在經濟生產上的人的因素就^{更不會}知道_了。

工人在商店老闆、顧客、農人及公務員都一樣地完全在政府的督導之下。有無數的机角，控制着經濟生活上所有的每一面，而這些機角則又全受在經濟統制者戈林之督導下的中央經濟會議（Central Economic Council）之統制。在德國有一個笑話，說你不能瞞着戈林並不得其同意而購得一外幣票，其實這句話倒確是千真萬真的。

這們個龐大的機噐如何運用，表現得最出色的是戈林
衣被征服的奧國建造鋼鐵廠的一件偉績。當德國軍隊於
一九三八年前進攻維也納時，一隊德國陸軍工程師在中途
歇下來，走進了尼德中的林茲（Linz）——奧國基首的首府，他
們在多瑙河之濱搭起帳幕，立刻開始挖掘。憤怒的居民最
本不知道這是怎麼會事。奧國七國六個星期以後，當二萬
五十名青年工人被維也納到這地，踏進陸軍工程師所
建的營房而參加挖掘時，他們也還是同樣的莫名其妙。因
為這些青年不知道為什麼要他們到林茲來。他們原是後
進的納粹民隊裡揀拔出來的，當時有人告訴他們向家裏
告別。晚上到火車站。直到後來，他們才慢慢地知道德國人
在實際後與之前，久已決定要在林茲建立一個戈林的工

廠了。

艾林工廠採用了一種新的製鋼法，能夠用在德奧兩國產量甚豐的劣等鐵為原料。以前，這種鐵是不能製成鋼的。這方法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完成，而當納粹相格魯索林茲新廠的時候，德國鐵廠還沒有正式開工。可是，格魯索林茲他們進軍奧國與採取奧國之前，奧國的領土還不是他們的，他們却已測量過每一寸土地，晒印出最詳盡的圖表，計劃出一個與新廠相接的新港口及新火車站，並已籌劃到從什麼地方運進每一架機器與每一根木料。他們甚至已經決定在維也納等待救濟的青年工人中，那一部分是宜在林茲工作，或者是因為技術，或者是因為他們反對納粹主義的政策，所以就給其他他們商議也納。

在休斯南鐵工作數星期之後，又另遣了兩萬維也納
工人到他們的營裏，以向掘新的勞苦鐵礦。經過幾天，第六
批工人三萬名，由俄運到德國，學習製鋼法。在兩週工作
八個星期之後，亦在戰事爆發後不多幾天——新工廠排
第一分廠正式開工，鐵出額是二千〇〇〇噸，一年以後到
去年十月，第二廠亦開工了，能力相等。

但雖然前奧國的製鋼能力在不到兩年之內有了如
此驚人的增加，在奧國分配給平民使用的鋼却少了半數。
粹就硬以不許私人建築的命令，阻止在私人建築上用鋼
他的甚至不許在玩具上用鋼。

德國的製鋼能力，在上年之內約增了百分之六十一
後一六〇〇〇〇噸增到了二六〇〇〇〇噸。

而按克斯拉夫的製鋼能力尚不計在內。同時，平民消費的鋼，則始終保持在不景氣的標準——六〇〇〇〇噸左右。因此，納粹每年純為軍火及作戰用途的製鋼能力，可達二〇〇〇〇〇噸。這幾乎為德帝國在一九一八年製鋼力量合計軍用民用二者的兩倍。

德國的汽車製造能力，亦已加倍。但私人車輛毫無增加。在一九三三年，德國每月可生產飛機十架至二十架。現在據估計，她的生產率已在每月一千五百架至三千架之間。飛機零件的數字無法得到，但某次一家德國官方刊物稱：納粹現在製造機器零件之能力，已為一九一四年的三倍。

德國的工業以前大都仰給國外輸入，現在她努力的

方向是在發展綜合性工業原料代用品這一方面。在過去七年內，德國最大的成就也即在這裏。在基本的工業原料中，德國只有兩種算能自給的，即煤與錳。但此外如鐵、鑛石、鉛、汞及硫磺，則在某幾國內，產量甚豐。而與德國的運輸亦無實被切斷。現在她已占領了盧森堡、英、法、國的大量礦藏，並且可以取得西班牙的礦產，所以德國的鐵也夠了。不過還有許多極重要的原料，却在歐洲這一國內都產得不夠的。其中主要的如石油、橡皮、錫、棉花、銅及羊毛。所以自納粹登台第一天開始，就決定試在國內發明這些原料的代用品，以抵制英國的封鎖。

在一九三三年，德國的化學專家遂只能在實驗室裏試驗自煤炭製綜合汽油、煤綜合橡皮的辦法。而現在德國

或已耗每年生產三〇〇〇〇噸的綜合汽油了——德國自產為五〇〇〇〇噸。當然即使如此，也還不夠，但從所彌補的戰時需要，已比許多專家所希望的大得多。在此次戰爭爆發以前，外國觀察家估計德國的綜合汽油需要為二〇〇〇〇噸，但由於完全禁止私人消費汽油之故，則德國對於現下這種方式的戰爭，實際上每年或更多只需八〇〇〇〇噸。所以德國至少可在國內對於石油的基本需要上，彌補百分之三十或五十。這再加上羅馬尼亞、法國及捷克的天然石油生產（一共約為每年七〇〇〇〇噸），便是使德國繼續作戰了。

綜合橡皮現在可以彌補納粹陸軍所需的三分之一。

規定到一九四二年將完全以此供應陸軍，同時德國人常把舊橡皮取來重用，再取出預藏的大量存貨，和在法荷兩國尋得的存貨，這也可以彌補一點。銅有一部分以鋅及鋁合金來代替，結果異常良好，人造纖維質地甚差，但為棉花與羊毛之代用品。鐵頭裏面的錫皮，以類似美國用于啤酒瓶內的化學製品來代替，還有以煤、羊毛、酸類及乳類製成的大量膠質品，據說在五年內，德國的化學工業曾發明了一千五百種膠質混合物。

這一切的代用品，都要比天然產品化裝，而其質地則常常比較差。德國亦不夠以它們來完全抵制海外的輸入。可是，即因其在代用品方面有這樣大的進展，在消費方面已由限制手段用途而知此減劑，且在波前各線的貨物亦

增如此之多，所以德國今天才可能不受工業飢饉的威脅。
嚴重的缺欠固然很多，但除非英國的空氣能煉製大批代
用品，不然則德國不會——至少在短時期之內——廢于如
一九一四年一樣的境地。在一九一四年，她沒有夠量的汽油
而對其坦克車沒有夠量的橡皮以及駕其砲，亦沒有夠量的
羊毛以成其士兵。

希冀納粹德國金融崩潰亦無可能——至少在數年之
內。莫如此。當然納粹決不難償付為整軍備戰而舉借的鉅
額政府債款。可是他們的根本沒有轉過債還的念頭。納粹
領袖曾公開承認這些債款是公平的稅收。只因為要好聽
一點，才把它的舉措措款又說率必須公佈。可是沒有一個
人須得知道在借款中有若干是向一個有錢的實業家徵

取得來的。只要德國始終有夠量的人力原料及工廠，能力
以生產她作戰所需的一切，則她亦始終能以徵發來獲得
所需的錢。

所以，德國戰時加蘇在經濟方面，已比上次大戰時強
對奧可比俄——決不如去夏內事戰以前許多人所想的那
樣比上次大戰反弱。然而純粹經濟並非絕對無懈可擊
的。經濟的崩潰，固可致上刻發生，單是經濟的要素，固亦不
能使德國敗北——即在長期戰爭中亦是如此。但在制度上
却有許多嚴重的弱點與嚴重的過度緊張，就是希特勒亦
不知道怎樣救濟。其中生出有來，雖然統一的，受政府控制的
軍火生產，已有很大的成就，但却不能是六一個以高
度生產程度為基礎的自由，有效，集統制的經濟制度，而是

是坐落在此為的戰時消費的基礎上。它也會列於了不能再增加生產的限度，還有，它在另一個最重要的部門——農業——上，却已完全失敗。

德國雖在製鋼能力上大見增加，而其人口則有美國人口一半以上，所以產鋼的數量仍只有美國所產的三分之一。在英倫海峽與蘇聯邊境間全部被德國征服的國家，其產鋼量只及美國百分之五十。蘇聯在耗費數萬萬元于綜合汽油的生產之後，德國及其佔領地與控制地所產的石油，總共還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目前納粹的汽車製造能力，——為一九三三年的兩倍——只有第得洛（Daimler）一廠產量的二十分之一。雖然納粹已經使德國工業生產在舊大陸上——路占先，德國却依然是個工業資源有限的國家。

工業生產不能再在目前界限之外提高多少了。至少德國組織被佔領國家的工業能力以前是如此。在德國本國，消費亦無可再減了。在多數生活必需品方面，不是口徑到達不可再減的最後限度，亦就差不多了。

還有，如果德國人能維持目前的消費水準，則他們對於目前軍火生產的高水準，也應能維持一個長時期，乃至一個幾乎無限的時期。可是如果可供平民消費的資源依賴人民所賴以生存的工作的最後標準以下，則德國人將被迫減少軍火生產。現在有一個極強的可能性，即在以後數年之內，某些重要食糧的來源，將降落到餬口的水準以下，所以這種可能性，是對於德國實力的最大威脅。

增大德國工業能力及為工業原料覓取代替品，却並

非納粹政策的唯一目的，同樣重要的，還有使德國不用外國食物飼料的運動。工業計劃已大見成效，因而宣傳得亦更廣。農業計劃完全失敗，因而在納粹報紙上提都不大提。最近常出版的官方農業統計，顯示着生產上的驚人增加。但即在德國國內，亦很少有人重視這些數字的。到任一雜貨舖子裡去看一看，就可以使最着迷的納粹黨員也相信官方報章中所說雞蛋與乳酪方面的不斷增加。這只傳佈在戈培爾博士的想像中而已。事實上，德國人的食物統計中，是抄襲蘇聯的。他們的數字不以已經生產出的東西為根據，而却以依照政府計劃所應徵已經生產出的東西為根據。

德國經濟的最大弱點，是肉類及脂肪產物的缺乏。在

穀類、包穀、糖及馬鈴薯方面，德國通常能自給一半，但却缺大麻油、雞蛋、乳酪、肉類及乳類。它的牲畜與雞，從來就不給應付她自己的基本需要，然而她還沒有夠量的飼料去養活這些動物，只好倚賴自美國入口的穀類自滿洲入口的大豆，及自菲律賓入口的油餅。納粹希望家畜能增到生產夠供全國消費的高等食物的程度，而同時又希望德國農業的發展能免去外國飼料的輸入。實際上，即在英國封鎖阻止了海上航運以前，德國亦不得不減少飼料的入口。根據謹慎的估計，目前德國牲畜所得飼料，比納粹掌權以前減少三分之一。其他的估計則說此項減少幾達一半。因為牲畜不像人類，不能以空口白話及「我的奮鬥為生」，所以它們的數量及生產能力已大減了。

在過去，德國上善會物的缺乏，需大量地以自荷蘭及
丹麥的以及債票來補償。這兩國都是世界上生產乳類、脂
肪、以及肉類生產品最多之國。所以，德國在處這兩國以後，似
可減除了對於德國食料供給的壓力。但事實上恰相反，
轉而的侵晨，使這些國家不能繼續生產德國所需的食物。
因為荷丹兩國倚賴海外飼料的供給，更比德國為甚。

飼料來源斷絕以後，連兩小國除了屠宰牲畜以外，便
束手無策。德國在兩三年之內，也許還可不受荷丹兩國資
源減縮的影響。納粹沒收了屯積在波羅海沿岸的大量飼
料運往德國，他們亦沒收了因缺乏飼料而不得不宰殺的
大批牲畜。

即是最樂觀的德國人，亦不敢希望到一九四三年以

被逐自西方被征服國內取得各種資源。因為到那時度，丹麥南部的牲畜業怕早就完了。同時，因為除此兩國以外，在歐洲便無脂肪其肉類的來源，所以德國的食糧情形，當只有每况愈下。

英定被漫收錢荒同樣可怕——雖然性質完全不同——對危殆，像因德國經濟機構統制得太徹底而起的官僚制。在德國，每一件事都必須加以計劃，每一個小節都必須英制的十萬個小節相調合。和在一具近代飛機引擎中一樣，機器的一部分，必須互相吻合，決不容一條勉強可裝的機件的各部分，並非由銅鑄成，他的都是人，而他們的所須完成的工作，亦不能預先一勞永逸地決定的。

德國人清楚地看到他們的這具複雜機器只裏遇到不

繼續充計劃的工作，便立刻有分崩離析的危險。他們決心專撥用個人創造，不集中，不太制約的方法，可是他們的底層卻只在頂上層。在艾林的中央經濟會議內，有幾個個人的主張並無規定，可以自由研究。但要扼這些個人創造性重新閉以封房和閉去，則已完全証明失敗。

個人的誇談對於整個機器的影響實在太可怕了，因本沒有命令，便不敢有所動作。為中和這種危險的偏于機械主義其麻煩的傾向起見，納粹的智匠曾欲將一切可能的局面具危就，打出同樣果，假若英國炸彈破壞了工廠的一部分又後，所應被做的事情，德國工程師亦有完美的計劃。即那些定單，必得攝照一切，立刻補救，及那些工人應負復真正工作之責等，可是雖然訓令也許很精密，個人為的

計劃，終究是不無應付一切難關的。

如果計劃弄錯了，如果一家工廠的經理或鐵路工程師必須作書本上並無規定的決定，則將發生些什麼事情，他依據舊能調整他自己麼？否則是否衣袖林命令未刻之前，他就計漲也不幹了呢？還有一，只這種刻板計劃變成一個大錯，則漲放有嚴重的甚至送命的影響麼？

完全而澈底地由政府統制住一切經濟的活動，還有另一種危險的惡果，即將引起政府各部門間的爭奪。每一個部門都以自己所有的權力高於一切，每一個都有自己為政策，自己的目標，自己的政策。譬如勞工陣線 (Labor Union)、農民階級 (Farmers)、原料局 (Raw Material Board) 等。每一個都想集中精力於最能推進自己利益的一種行動上。此

外，没有一个在经济方面的大规模统制机关都掌握在野心勃勃的党羽政客人手，而这些人则根本是以其工作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甚至以机关为私人工具的。

所以在举国一致的正面背後，藏着不断的鬥爭，各个製造商或工程師常設兩個互相競爭的單位搶奪，每一單位都不許他接受另一單位的工作。我認識一個人，是一家德國最大機器公司的董事長，他陷于這樣一種得災文中，曾達一年以上，原料局對他威嚇，如果他接受勞工陣線的的要求，便把他送進牢獄，終身監禁，勞工陣線則亦對他威嚇，除非他接受要求，否則即送集中營，他雖屢次向党的最高當局申訴，却毫無結果。最後他覺得除了辭職以外，別無辦法。

如此以二百萬人化了全部時間去統制別人的經濟活動以後，每一件事情都成了紙上空談。官僚主義流行的結果，為了效率，就幾乎必需腐敗。因為通常賄賂是獲得政府批准的唯一工具。某一個德國工業家說道：「我甚至願意出錢以求一種不利的決定，那末我至少就能知道我在在那一方面，然後再回去工作。」有時極簡單的交易也需三百種以上的手續。如果發生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則手續更還多。

納粹的經濟制度已比以前任何時期都強，但它的力量難見增加，而其彈性則已激減。它硬得和銅一樣，但或亦能得和玻璃一樣。只要機器能一天不受外界的擾亂而運行，即一天不致有崩潰之虞。可是如果外界的小可逆料的

計畫要求計畫上起突然的改變時，像這樣刻板、官僚化的
制度能使本身適合環境嗎？